

為當晚的月相是圓月。

而且，「有淚如金波」之句，用「金波」來形容當晚的月光，在杜甫其他詩中也有例證，如：

舊挹金波爽，皆傳玉露秋。（十六夜玩月）  
驟雨清秋夜，金波耿玉繩。……歷歷竟誰種，悠悠何處圓。（江邊星月二首）<sup>10</sup>

兩處金波都用於月圓時，前者題目已標明是十六夜之月光，後者也在詩句中寫明是圓月，都很確定。《詳註》引〈漢郊祀歌〉：「月穆穆以金波」來解釋金波，按，〈漢郊祀歌·天門〉的全文為：

天門開，詠蕩蕩。穆並騁，以臨饗。光夜燭，德信著，靈寢鴻，長生豫。大朱涂廣，夷石為堂，飾玉梢以舞歌，體招搖若永望。星留俞，塞隕光，照紫幄，珠煩黃。幡比翅回集，貳雙飛常羊。月穆穆以金波，日華耀以宣明。……<sup>11</sup>

全詩都是光明照耀之景，穆穆金波，當然是滿月之光。

「清光應更多」句，仇氏引簡文帝詩「明月吐清光」來解釋，出自簡文帝〈和湘東王首夏詩〉：「欲待華池上，明月吐清光。」<sup>12</sup>這裡期待的明月，當然也是圓月。所以不論是杜甫也好，仇兆鰲也好，都認為這一晚的月相應該是圓月。可是仇氏不知道杜甫時代的冬至日，比清代早了五天，至德 2 載寒食日只是初七，初七月相和滿月相差太遠，當然不會是這一天。而且即使用清曆，也還只是 12 日，並非圓月。

我們全盤核算了杜甫一生中所有的寒食節，恰逢月圓前後的，共

10 二詩分見《全唐詩》，卷 230，頁 2530；卷 232，頁 2560。

11 見〈禮樂志·郊祀歌·天門〉，漢·班固：《漢書》，卷 22，頁 1061。

12 見遼欽立輯校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，〈梁詩〉，卷 21，頁 1946。

有六次：

- 1) 開元 5 年 2 月 15 日寒食（717/4/1，1983033）
- 2) 開元 16 年 2 月 17 日寒食（728/3/31，1987050）
- 3) 開元 24 年 2 月 15 日寒食（736/3/31，1987050）
- 4) 天寶 6 載 2 月 17 日寒食（747/4/1，1993990）
- 5) 天寶 14 載 2 月 16 日寒食（755/4/1，1996912）
- 6) 大曆 1 年 2 月 17 日寒食（766/4/1，200930）

天寶 6 載以前杜甫尚未結婚，而且詩風不相似，可不考慮。大曆 1 年杜甫全家在夔府，也不合詩意。所以，只有天寶 14 載寒食，才可能是此詩的寫作時間。

這一年，天寶 14 載 2 月 16 日（755/4/1）寒食，杜甫家眷已移寄白水縣，他一個人住在長安，尚未就試集賢院，初授河西尉的事情也尚未發生，孤寂無聊，對月思家，而作此詩。古代眾多注家，不知道從月相可以求證，將此詩錯誤地編入至德 2 年，並解釋為「長安陷賊之時，對月思家」，真相大白之後，自可改正。

## （二）「樂極哀來月東出」的真正時刻

杜甫為公孫大娘弟子所作的〈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〉一詩云：

昔有佳人公孫氏，一舞劍器動四方。觀者如山色沮喪，天地為之久低昂。燿如羿射九日落，矯如群帝驂龍翔。來如雷霆收震怒，罷如江海凝清光。絳唇朱袖兩寂寞，況有弟子傳芬芳。臨穎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揚揚。與余問答既有以，感時撫事增惋傷。先帝侍女八千人，公孫劍器初第一。五十年間似反掌，風塵瀕洞昏王室。梨園子弟散如煙，女樂餘姿映寒日。金粟堆南木已拱，瞿唐石城草蕭瑟。玳筵急管曲復終，樂極哀來月東出。老夫不知其所往，足繭荒山轉愁疾。

詩中描寫公孫大娘弟子在夔州別駕元持宅表演劍器之舞，詩末以「玳筵急管曲復終，樂極哀來月東出」兩句，指出這場表演是在筵席中舉行，舞筵結束時，月亮方升於東山之上。

看似沒有問題，所以各家註解都把舞筵的時間設定在白晝，並以爲末兩句「老夫不知其所往，足繭荒山轉愁疾」，解爲舞筵結束後，杜甫步行回家。《杜詩詳註》說：「足繭行遲，反愁太疾，臨去而不忍其去也」<sup>13</sup>，陳貽焮《杜甫評傳》也將它引申爲：

老夫我心神迷惘不知所往，足繭行遲我滿懷憂愁往荒山中走去。<sup>14</sup>

同書同頁，又說：

〈劍器行〉結尾說這次宴會樂極哀來，東方月出之後，他心情迷惘地獨自經過荒山回家，這當是實情。他的〈夜歸〉雖然不一定作於這次，<sup>15</sup>但可見出他確曾有過從城裡夜歸瀘西的經驗。

陳先生和仇兆鰲一樣，都認爲杜甫在宴會後走回家去。他們大概是認爲月亮才剛出現，時間還早，就讓杜甫走回去好了。其實，他們忽略了兩個很重要的現場條件：「時間」和「地點」。

杜甫在本詩之前有一段長序，說道：

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，夔州別駕元持宅，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，……撫事慷慨，聊爲劍器行。

可知宴會時間是大曆2年10月19日丙申（767/11/15，2001523），

13 見《杜詩詳註》，卷20，頁1818。「足繭荒山」，指杜甫步行離去，「愁」字作動詞用，「疾」，指杜甫離去速度。

14 見陳貽焮：《杜甫評傳》，下冊，頁1177。

15 松案：杜甫〈夜歸〉詩乃夏夜之作，與本詩之季節、月份皆不相同。

地點是夔州別駕元持宅。

據 Stellarium 運算，當天晚上月亮出現在地平線的時間爲21時22分（夔州地方時），位置在東方71度51分。別駕爲刺史之副，夔州刺史廳在馬嶺南端靠近白帝山之處，別駕官舍亦應在此。由馬嶺向月出方向眺望，在瞿唐峽北岸的白鹽山橫嶺之上，月見位置的山頭距離馬嶺約16公里。馬嶺海拔約146-165米，刺史廳在馬嶺南端，海拔約165米。月出到月見位置山頂海拔從1,500米到1,700餘米不等，若要充分見到月亮從東方山嶺後面升起，月亮去地高度應有8度，是夜，月亮如果升高到8度，位置應在東方76.7度，時間已到22時4分。

宴會這一日，爲進入小雪節氣的第5日，查筆者所作〈唐開元大衍步軌全年晝夜漏刻及日出、日沒、昏、明、五更古今時間對照表〉<sup>16</sup>，小雪日，三更開始於亥時7刻67分，此夜三更開始於亥時7刻52分，相當於今制時間的深夜22時42分左右（夔州地方時）。

換言之，當宴會結束，杜甫看見東方月出的時間，已經是深夜22時4分以後，即將進入三更了。唐人好夜宴，此次劍器舞之會，亦由傍晚開始，到三更前結束，是很常有之事。

前面說過，夔州刺史廳在馬嶺，馬嶺在夔州城內，夔州城入夜以後，依律不得擅開城門，杜甫參加宴會，並非公務，不可能開門出城，當然更不可能返回瀘西草堂或東屯草堂，只能在城內過夜。況且，杜公參加別駕宅的宴會，夔州別駕是州內的高官，杜甫有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的官銜，並非一般賓客，宴會後夜已深，必有安排留宿之處。退一步說，當時城門已閉，即使獲允出城，夜歸瀘西或東屯宅，仍可騎馬或乘肩輿，不可能步行回去。步歸荒山，必無此事。詩中「老夫不知其所往，足繭荒山轉愁疾」之歎，<sup>17</sup>乃是藉著宴會結束的激情，

16 本表載於簡錦松，《唐詩現地研究》，〈第二章·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楓橋夜泊現地研究〉，頁50-75。利用此表可以簡易地換算唐代五更和現代時刻。

17 足繭，久行而腳底生厚皮瘡也，見〈蘇秦說李兌〉，西漢·劉向集錄：《戰國

想到自己道途已疲，將來不知何所歸依，乃故作誇大之苦語，概括感歎年來漂泊西南，旅況艱難。轉愁疾，即謂由樂轉悲，深愁如獲疾也。與〈樂游園歌〉：「此身飲罷無歸處，獨立蒼茫自詠詩」，同一機杼。

總之，由於作注者沒有現地觀念，先是忽略了 10 月 19 日夜月亮遲出的月相，因而沒有注意到宴會結束時已是深夜的事實。繼之，又忽略了大曆 1 年的 8 月以後，柏貞節受命為夔、忠、萬、歸、涪等州都防禦使，夔州乃是五州都督府，犯夜的警戒，城門的管鑰，比平常州城更為嚴格，乃應有之事，以致誤以為杜甫在三更之後還能打開城門回家。其所作的詮釋，當然不會正確。

### （三）「四更山吐月」詮釋的昨非今是

杜甫寫月，出於親身所見，因而所描繪的景象相當精準，這裡即將舉出的〈月〉詩，便是一例，詩云：

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。塵匣元開鏡，風簾自上鉤。兔應疑鶴髮，蟾亦戀貂裘。斟酌姮娥寡，天寒奈九秋。<sup>18</sup>

破題之後，三四句用開鏡來形容當前的月亮是圓月；用風簾上鉤，來形容夜間秋風之大。兔，是月中玉兔；鶴髮，是杜公之白髮。月明，故玉兔可以一一細數斯人之白髮，而疑其何以如是之多。蟾，為蟾蜍之省，古人相信月中有蟾蜍，故謂月為蟾；戀貂裘，言月光本寒，今故著我體不去，似眷戀我貂裘之煖。句句寫月光照於我之一身，也句句見月光之明亮。九秋，雖未必一定是秋天九月，但當時已著貂裘，又云天寒，仍以解作九月為佳。

綜合以上分析，本詩所描寫的內容，應是 9 月滿月前後的月色無疑。然而，仇兆鰲《杜詩詳註》卻說：

四更山吐月，乃二十四五之夜。月照水而光照於樓，故曰水明樓。月魄留痕，如匣邊露鏡，此承吐月。彎月掛簷，如鉤上風簾，此承明樓。月色臨頭，恐免疑白髮，月影隨身，如蟾戀裘暖。<sup>19</sup>

仇氏為了堅實他的說法，又引《西溪叢語》：

沈雲卿〈月〉詩：「臺前疑掛鏡，簾外似懸鉤」，塵匣二句本此。

考《西溪叢語》所引沈雲卿詩，題為〈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懷〉，同樣的詩句，又有另兩組作者與詩題，一為宋之問〈望月有懷〉，一為康庭芝〈詠月〉，全首如下：

天使下西樓，光含萬象秋。臺前疑掛鏡，簾外似懸鉤。張尹將眉學，班姬取扇儔。佳期應借問，為報在刀頭。<sup>20</sup>

此詩使用齊梁詠物體作法，分詠圓月與鉤月，第一句以「下西樓」三字，引起第四句「懸鉤」之月，再於第五句以「張敞畫眉」承懸鉤之月。第二句從「光含萬里」，下起第三句「掛鏡」之月，再用「班姬團扇」承月形之圓滿。最後再用雙承的手法，指出鉤月必將圓滿，象徵行人歸在團圓之時。全詩都以虛寫對比，詠物見工，並不像「望月有懷」的作法，目的也不在寫出當天真實的月相。

因此，「臺前疑掛鏡，簾外似懸鉤」這兩句的外形及用韻，雖與杜詩相似，其實完全不同。康（沈）的詩是虛寫月亮形狀變化，杜甫是實寫眼前月光，虛寫不妨一聯中圓月與鉤月並陳，實寫則不能容許兩種月相同時存在，必以匣鏡專寫圓月之形，而以秋風寫窗簾飛動，狀月出之涼。仇氏完全誤解。

<sup>19</sup> 見《杜詩詳註》，卷 17，頁 1476。

<sup>20</sup> 沈詩見《全唐詩》，卷 96，頁 1033；宋詩見同書，卷 52，頁 645。康詩見同書，卷 113，頁 1151。

策》，卷 18，頁 603。

<sup>18</sup> 見《全唐詩》，卷 230，頁 2532。